羣書治要

壅作雍

舊無親戚二字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下

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爲鄄城王、太和元年、徙爲壅丘王、三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

補之

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等、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戒作攽

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無錐刀之用及覩陛下之所戒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不為之迴光亦終向者
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
者寔在陛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
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
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故
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

光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慺慺之誠也、詔報曰、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屬、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疎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勑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擧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

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敎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盡藴積、死不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

越下有之字

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遑遑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慴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可思、魏略曰、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

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之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己之可以授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兹青社、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屛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定否、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殉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唯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

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瘢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唯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祖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僚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節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

唯遂仁德以副前恩有詔皆遂還之也

六年封植爲陳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惣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中山恭王袞每兄弟遊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

汸蘋、遂共表稱陳哀美、哀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哀尚約儉、敎勅妃妾、紡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哀病困、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

瘞作塋

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幷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當奄覆之嗟乎小子愼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閫閾之外受敎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余靈薨詔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贈賵甚厚評曰魏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擁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

馬撰或任而不重五字補之

于此乎。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暱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由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也。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佐之助、興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微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漢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暨于戰國諸姬微矣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葉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帶不拔之道乎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

舊無捐楫至固今二十二字補之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人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人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已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

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衞于外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漢氏奉天、禪位於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

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保安社稷為萬世之策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夫泉涸則流竭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蕃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晉無應瑒二字補之

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也拜侍中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並見友善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魏氏春秋載紹使琳作檄文曰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遇董卓侵官暴國方羅英雄棄瑕錄用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遂乘資跋扈肆行酷裂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放志專行威劫省禁

身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罰由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操率將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文士傳稱琳謝曰：楚漢未分，蒯通進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效計其主，取禍一時，故跖之客可使刺由，桀之犬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棄愚於讐前，四方革命，而英豪託心矣，唯明公裁之。太

祖愛才、而不咎也、太祖以琳爲軍謀祭酒、管記室、

衛覬字伯儒、河東人也、爲尚書、明帝卽位、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強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榮顯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也、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

治上有政字

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

至通作通明

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
韋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
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
下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
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修靡日崇帑藏
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
飡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至通每所非
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
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

宜裁制也、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爲五官將文學、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廙別傳載廙表論治道、曰、昔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彫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其股肱大職、及至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乎、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也、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輙有姦巧、既於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

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
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非皆
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
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
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
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
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
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
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
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也、事者皆以其戶口、率其
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
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
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
譽妄毀、可得而盡也、事上、太祖甚善之、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爲司空、錄尚書事、青龍
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

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之機也、唯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起武庫大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下莫之敢

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迴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

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慚、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青龍中、入爲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爲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窗八達之誚、帝深疾之、時舉

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帝納其言、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

晉無魏
國既建

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孫盛曰、夫矯枉過正、則巧僞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萬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

四字補之

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玉猷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

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爲侍中。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謾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襲人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
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
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
言、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
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
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
凡人耶、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
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石之
弩、不爲鼷鼠發機、萬鈞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

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
撫攸、攸卽歸服、
高柔字文慧、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事
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
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
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
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辦衆事、使賢人君子
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
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祚、轉

舊無明帝卽位

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明帝卽位、

四字補之

時獵法甚峻、而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辛毗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祚、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

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也、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

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希出、明帝卽位、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

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爲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濫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

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誡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耶、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將順匡救、備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遷少府，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帝既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

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琁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二世而滅夫不度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自逸唯宮室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

下不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
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
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
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
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
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爲散騎常侍、青龍中、
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隆上疏曰、昔周景王
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旣鑄大錢、

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不聽、泠州鳩對而不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對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

響、商辛以殞、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恆由此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

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夫天道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帝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

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大極之北鑄作黃龍鳳鳥奇偉之獸飾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

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

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

分居一夫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旣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書奏帝覽焉詔中書監令曰觀隆

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不蠲、眷然迴顧、宗國爲墟、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

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世、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臣覩黃初之際、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書無非羅至下也八字補之

掇錄掇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沉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為護烏丸校尉，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靑絲五百匹也，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也，為涼州刺史，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

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敎、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讚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兖州刺史、為兄子及

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兒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

此二者之戒，照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遂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沖虛爲名，欲使汝

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

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

怨於彼、安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怨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

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愼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司馬文王欲圖蜀、以會爲鎭西將軍、從駱谷入、姜維等悉降、會詔以會爲司徒、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効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也、於是檻車徵艾、艾既禽、而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遂謀反、諸軍兵殺會、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王經之死、雄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

損作捐

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以此訓物，雄曰
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對
枯骨，損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藏獲所笑，豈仁賢
所掩哉。王悅之，與宴談而遺之。習鑿齒曰，向伯
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
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
生也。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
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遺，可謂
明達矣。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爲益州刺史、聞曹公征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

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爲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衆去、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

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即皇帝位於成都、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也、更以卿兄弟爲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薄德、勿効之、吾終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也、評曰、先主之宏毅寬厚、

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耶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鎭守
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
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
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
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勑後主
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
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舊無國字補之

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欲明之、

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

爲之禦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

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遂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檛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

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

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爲亮主簿、有忠藎之効、故見襃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爲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佞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陳祗代允爲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

事、祇死後、聽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爲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

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
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為
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
城門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
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
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
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
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
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

舊缺五十言及二十四字補之

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鎭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群臣咸賀、而權獨否、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

據疑誤聽不字

喜色神守學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

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爲人也、爲射聲校尉、著季漢輔臣讚、其法載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曰、掾屬喪楊永、爲朝中多損益、襄陽記曰、楊永字子昭、爲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永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所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僉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爲庶人、

吳志上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策薨、以事授權、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

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鎭撫山越，討不從命。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孫亮廢，孫綝使迎休，改元永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

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
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
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
姦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
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
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
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
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
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

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沖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矣、皓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鳳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法、妾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天璽元年、會稽大守車浚、湘東大守張詠、不出筭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値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

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天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浮江東下、初晧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詖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

舊無濬受皓之降五字補之

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濬受皓之降、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

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

爲惡也、權嘿然有慚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
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
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
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
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
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
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
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偸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

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

不敢安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

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為國速怨甚可仇

舊脱隲黨神明四字補之

疾明德愼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此三臣者思慮不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乎權亦覺寤遂誅呂壹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爲長史病卒臨困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

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關羽討樊、權遣蒙到南郡、麋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皆委羽降、荆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守、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爲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

舊稿下有心字刪之

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

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既爲吳王、歡宴之
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
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
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
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
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
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
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
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

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張溫字惠恕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淸議見時郎署雜濁多非其人欲

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有司所還本郡駱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海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

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哀、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藏否之談、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姤其寵、爭名者嫉其才、元嘿者非其談、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也、在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溫雖智非從横武非虓虎然其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躒冠羣煒熠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家不嫌與黨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黨爲最輕之交也時世罷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

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慇懃，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閒，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聽，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

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權終不納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强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

萬無殃疫死喪之災六字補之

顯永世允爲豐祚然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

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

甚氣復
荒至大
願十二
字補之

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遷偏將軍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

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